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春秋辯義卷十六

明 卓爾康 撰

宣公一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故言即位與聞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詹萊氏曰喪未朞年遣卿逆女無譏乎葢有甚焉者矣何甚爾仲遂殺齊之甥而歸其母懼于見討故亟于結婚以自安也與文公之越禫而圖婚者異矣無譏者深譏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者有姑之辭此與出姜同出姜者逆婦姜于齊則

本國命辭必繇父母無論逆者貴賤自當從姑言之故不稱夫人此則遂所以也遂以則為臣子辭也故稱夫人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義之所在也遂不稱公子所謂一事再見者不名耳穀梁曰喪未畢故略之非也熊過氏曰姜齊姜也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懟故廢喪禮以行嘉禮逆女稱婦姜胡子曰責敬嬴夫禮家之言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宣公親敬嬴之女何止子道其稱婦

姜何所不可而曰因婦姜見義不亦過耶夫人去氏史氏謂史鈌文盍求之不得耳公穀以為貶胡子從之夫喪娶父母之咎何以貶夫人之號而去氏且氏不尊于夫人之號也存其所重而去其所輕春秋之褒貶有是乎至于趙子常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别適姑也則尤亂道矣黄正憲氏則曰婦以嫡為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見敬嬴

不得婦之也則又巧言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盍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

齊

胡傳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治軍門之呼貶可矣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以定公位

熊過氏曰平州齊地後漢志琅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西杜元凱註以為泰山牟縣不知何據

平州在今泰安州境内

公子遂如齊

左傳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商人殺舍歸叔姬魯畏縮隱忍而不較故仲遂弑惡歸出姜齊亦貪利隱忍而不較若相報復然望國伯裔黨惡如此于他國何誅

秋邾子來朝

灌甫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令公立而來朝畏齊也畏者何齊啖魯之利而使之朝也夫邾不能强為善而為人屈事蓋遜恥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子侵陳遂侵宋
文襄之後晉德雖衰以大國之力再世盟主之威諸侯未敢以為不足與也郤缺一出于承筐而衛侯鄭伯奔走求平以義服之于霸業可興矣夫何有趙盾者敗之乎彼齊弒其君舍宋弒君昭公合諸侯以討之豈非義舉也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取賂而還楚人曰北方可圖也令鄭伯曰晉不足與也其應如響豈可誣哉傳雖稱為鄭穆公然無足據書人或

徼者非貶也書遂急後事之辭意初不在陳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而鄭獨改事楚矣楚莊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令侵陳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秦鄭既服東西勢合而後趨中國耳姜廷善曰按齊桓侵蔡而遂伐楚以蔡近而楚遠有事于楚道先繇蔡也楚莊侵陳而遂侵宋以陳近而宋遠有事于宋道先繇陳也侵蔡伐楚蓋齊桓之圖伯侵陳侵宋蓋楚莊之圖伯也以天下之患莫大于楚以中國之樞實

在于宋故也後十五年而晉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同盟于宋然則楚之有事于宋也非楚莊所以爭伯也歟

晉趙盾師師救陳

左氏救陳宋而經止書救陳者何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至盾謀救陳則宋圍自解矣救本不至宋故不書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楊晉人乃還

胡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于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矣

此趙盾師師而書晉師公羊曰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胡氏曰列數諸侯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不可為訓也卓子曰皆非也

上已書晉趙盾帥師矣此蒙上文也大夫興師其體敵也春秋至此時政在大夫矣烏能令其不會諸侯也

斐林鄉杜云在滎陽苑陵縣葢在今陽武中牟之間棐公作斐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伯衰楚方强齊宋皆弑其君魯事齊甚謹晉不得不虞秦固欲求成于秦也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救之吾以求成焉左氏明載是事諸家必辨其為無不知何解若曰盾謀專兵事誠有之然能柄國者自能本兵也豈必揚師于外乃可專兵乎至熊氏曰崇秦之服屬今西安府鄠縣去晉逺是時秦巳自秦遷雍晉渡河必道雍而後及崇非重兵不可深入欲以求成何其迂哉則又執矣晉既與秦為難借入崇以動秦如崇未服則以崇為端可以劫秦制勝崇已服則以崇為頓可以掠秦使敗撤兵而去崇為留後可

以遥為嚮應宋范仲淹築大順城于賊腹以制元昊亦是此意譬之奕棋固有勢子此兵法也熊氏以崇與秦遠非其所及豈知兵者哉且秦晉隔河上流下流無不可濟或從天而降或假道以謀何以知其必不能侵崇也

崇公作栁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穀梁伐鄭所以救宋

也王樵氏曰按是時楚師去宋久矣故伐鄭而宋與焉使楚尚在宋宋何暇伐鄭乎自古未有國方受兵乃伐他國以自救之理

同一伐鄭也而事不同家氏曰鄭背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簒令復偕宋伐鄭非也葢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左傳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匡王六年崩

二年○晉靈十四弑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灌甫曰自棐林之役宋與鄭三戰皆北華元卒為鄭獲非宋之不利實中國之恥也故詳書其事鄭從夷

猾夏之罪不待貶絶而自著矣按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衆

大棘城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秦師伐晉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報復無

已楚方陵駕中國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宋矣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穿興侵崇之謀盾也聽之是又啓秦之爭也宋方敗于鄭而晉復病于秦非自取之耶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靈不君不競于楚盾為元帥攬權于内取賂于外

既不正身率物而又偷于為政如去年棐林之役則楚因解揚晉師即還及令鬬椒救鄭又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凡事茍且退避借端塞責似家門有事不可久離者豈君虐國亂盾固有虞心耶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董仲舒氏曰春秋之道視心所感立説以大明之令趙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罪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

曰吁臣道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算哉弗繫人數而已

趙盾雖非知道純臣然立國安君憂心假寐庶幾以社稷自任者即傳所載靈公避彈丸殺宰夫事若在後世不過一嬉戲小虐耳盾輒以為憂不忘恭敬則其處心立行可知矣弑君大惡即亮逆者猶思避其名況盾乎如果盾有是心亦必授穿以意身故偽亡

一一與穿計定乃足濟也令晉侯飲酒伏甲攻之事起倉卒幸而得亡不然盾之肉飽獒腹矣安能預計其不死于獒而得越境耶穿固無賴凶德前驅或殺之流也將追秦軍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筭平時不法盾付不知因盾之出而亟顧家門懼于徽死遂行大事固小人事勢所必至耳使盾不反國越境他往則此身已外于名禄之塲自别于公行之族超然如季札公子

鱄一流誰得議之不出于此尚貪政柄即使歸而討罪亦不足贖彼衛君晉昭何嘗不歸殺下手者以自明耶太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史記録晉人之言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此先王所以明臣妾之禮杜弑逆之原天理人情史書律法俱應爾爾穀梁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兩言闡義殆盡矣諸儒乃謂四海之外無所逃罪為法受惡非聖人語

則予之慼也滋甚夫盾之所以不免于罪者止戀此正卿耳若已越境惡得有卿既不為卿弑君何為故曰越境乃免夫盾不欲弑君者心也穿弑君而書其重盾不得不受弑逆之罪者法也故曰為法受惡譬如令律强盜行刼惟得財者問斬餘則降等然則盜之受斬爭在得財耳盾之受法爭在正卿耳公子比之名弑爭在為君耳如違其利安受其罪哉此意惟程伊川蘇子繇得之伊川曰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

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子繇曰出而越境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不知謀也令亡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孰知非盾之偽亡而使穿弒君者如是而以穿居弒君之名則盾計得矣弒君之罪而容以計免乎此一獄也歐陽以為手弒趙氏以為意弒益謂必以手弒意弒加盾而後可以明君父之倫臣子之道聖賢書法之旨予以為必以手弒意弒加盾

而君父之倫臣子之道聖賢書法之旨益不明何也
君臣大倫忠孝至德其理非可一端盡其微非可一
義悉夫使天下必推刄于君父者而始謂之不臣不
子則君臣忠孝之道不亦淺乎彼天下固不皆推刃
于君父者而可盡號之曰忠臣孝子乎惟盾非手弑
又非意弑而特加以弑君之罪使其責不可逃而心
不得不服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皆知為人臣子之不
可無禮于君父也若是此亂臣賊子所以懼也故未

有此事而設有此心者謂之將將者先事而萌之者也原無此心而適成其事者謂之遂遂者後事而成之者也有將非人臣也將而必誅所不辭也遂惡亦非人臣也遂而必誅所不辭也以此責盾當無辭以對矣

臯公作猈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

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

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趙子常曰未牲曰牛牛傷改卜禮也改卜牛又死異

也乃不郊重其變不敢瀆也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

知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死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

盡也此何以書記異且言猶三望也

襄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外裔相伐不書此以近王都書陳君舉曰窺周室也郝仲輿曰伊雒之有戎晉遷之也引外患近王室為私屬以逼天子晉之惡可勝道哉子帶之亂襄王蒙塵皆陸渾為之齊桓主盟不能討重耳納王誅子帶

而戎無恙文宣以來夷狄之禍不絶書晉驪强梁虎視諸侯以此屬為爪牙其敢誰何昭公九年周詹伯讓晉之辭可知也楚宅南邦于戎非切膚非有精忠勤王奉辭伐罪之誠視友邦相攻猶彼善于此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名正言順世誇召陵城濮未昌言若此而乃執夷楚之例謂夷狄相攻果仲尼之意乎又曰傳稱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辭非也過周郊問周鼎人情好異耳援天命國祚以美文辭而世儒遂

蔽楚子之罪以附合尊周攘夷之例未見其允也陸渾害王室爲晉私人諸侯不敢問楚子此舉無功即無罪王使人來勞葢亦喜之故其書法甚堂堂傳不與其功而反加之罪㸔戎者無罪而伐戎者罪之豈至當之論乎按仲輿立說甚當非徒以張楚也

伊闕地

熊過氏曰陸渾戎允姓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今河南府嵩縣界古

渾公作貢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趙子常曰先是傳載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矣然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

秋赤狄侵齊

自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鄋瞞亡後止于十三年狄侵衛一舉此後如今年及四年之赤狄八年之白狄則狄勢分矣得臣之功不可誣也

季氏曰赤狄隗姓别為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壤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齊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為窺蓋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强則取道于狄而無忌矣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季氏曰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執于大棘戴族恥之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雪恥乃二年夏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避不出此宋華氏

之所深怨也但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非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丙辰〇定王二年

四年〇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

辛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熊過氏曰莒大郯小疆場相連魯與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為是平及者内為志焉耳高抑崇曰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義不足以服莒曰莒人不肯非特其君矣故曰伐莒强也取向利也向國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遂滅地屬莒

郯今兖州府郯城縣與淮安之海州皆郯子國地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蘇子繇曰弒君之禍成于二人二人不可並書將書其一而已宋首弒君其罪不疑書其不疑則歸生可得免也歸生之罪成于不得已疑若可免也弒君之罪不可以疑免書其疑者而其不疑可知也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且之社春

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亦猶是也

陳氏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乎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

胡氏曰後世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不至于失身為賊所制矣子元之黿羊斟之羊雖非本事然亦不可不謂之無因也以一事而弑君必其平日有大不堪于人者耳記之可也郝仲輿曰鄭靈公遇

弑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為襄公春秋諸侯之子弟讓國者多矣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衛子郢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成風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巖墻然其讓也皆利害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取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篡立卑屈事齊然惠公之所以從其請而與會者貪魯賂也豈真有甥舅之情耶公輕身至齊又安知不以為奇貨羈留之而有所要求耶則公將何以自脫也故胡氏云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高抑崇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

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儌事晉于是明年圍鄭遂敗晉
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丁巳〇定王三年
五年〇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
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秦桓公
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高忠憲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秋來逆焉曰來者公自為主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卑朝廷辱宗廟甚矣貿蔑國之罪倚齊以安是以屈于人下如此

當是文公少女宣公娶即位之後至是纔五年安得有及笄稱字之女乎

公穀叔姬上有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熊過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行反馬之禮非也

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反馬不親至歸寧無並行

惠公之許高固之來胡氏交罪之是也

郝仲輿曰諸侯女為大夫妻常也夫以其婦來婦家亦常也此書何也止人君父而摟其處子其駢然而來也易所謂寇婚媾與

趙子常曰孔氏曰文十二子叔姬杞桓夫人十五子叔姬齊昭夫人宣五子叔姬高固妻成五有杞叔姬來歸其娣也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今按伯仲

叔季惟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既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叔子益欲别于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得見經婦人惟書字故從其加子以自異也自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學者因謂齊子叔姬為文公女計其年又謂非齊舍母而杞伯來朝請絶叔姬等事皆以為非繇一字之義不明而左傳有數處不可信矣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諸侯盟會書人書字自有意義若秦楚及小國不然秦楚未使聘以前不稱伯與子也以後伯者伯子者子漸進之矣然或書曰秦伯曰秦人曰秦曰楚人曰楚子曰楚終無一定之論焉畧之也邾莒小國亦然畧之也此楚子伐鄭而書楚人以是夫

戊午〇定王四年

六年〇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陳即楚也

此晉楚爭陳之始陳即楚諸侯即楚者衆矣是天下之大勢也春秋所為許齊桓晉文之功惟此而已矣

晉主夏盟則陳之即楚無闕者當討有闕者亦不得不討書侵者自是九伐之法非為貶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左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說者以為是厲之役也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文十鄭襄三曹

文十六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秦桓三楚莊
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胡傳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
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
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
良夫來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萊今萊州府黄縣北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

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

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黒壤之會熊過氏曰左氏言春秋諱黒壤之盟啖叔佐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又説公見止近誣也而胡子不省仍左氏之舊趙企明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則以齊侯不及盟書之以為與盟者春秋未嘗諱也夫趙氏豈不辯哉然猶曰臣不諱也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書曰公不與盟則春秋于公之會盟初未嘗諱今不信經而信傳乃以一言敝之曰止公不盟以例言

之何以通于沙隨平丘乎熊氏之言如此然宣公以弑德齊謹于事齊絶不及晉晉靈公固亦甘之若晉自文公以來未嘗一會諸侯而成公黒壤首盟其志不小止公于會而盟之固無難事熊氏乃以平丘為例云不當諱夫辱非自取者不諱平丘是也黒壤之會宣公自反何以事齊之謹如此乎安得不諱且一事而異義甚多豈可以此例彼執一說求之也

趙盾相靈公則晉衰相成公則復振自晉文没後未

嘗一會諸侯成公初立即有此會使盾昌言討賊而正其罪則殺惡及視之寃既伸而比齊慢晉之故亦討亂賊不復敢恃人以為惡矣惜其舍大而問小得賂而罷是其責又不在禮也

庚申〇定王六年

八年〇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十三杞桓三十六宋文十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趙子常曰此有疾而復也曷不言有疾義不可言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君禮也人臣不以死生貳君命無以疾還之道也禮賔入境有疾而死遂也若賔死未得盡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黄齊境也以疾還非禮也

辛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萬舞之總名

公羊以為干舞即振萬舞備之說耳非也籥籥管也

或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籥者秉之云爾

猶者已而未已之辭經書猶直叙其事也不稱公子

陳氏以為蒙上文一事卒名是也弑君大惡公子不

可非公子亦不可不以此為貶也有事于太廟胡氏

以為時祭非也曰有事曰大有事俱不係正祭或以

祈禱特舉焉書此者為譏卒大夫之變禮發耳義不在祭也

王樵氏曰按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舊不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此記其失禮非善之也夫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衛當祭而告神

明己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古者謂終事而聞則不繹魯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是兩失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賓尸也猶祭也當祭不可告當祭而告是仲緣其弑立之私愛僭舉也

或曰繹者祭之餘卿卒當廢曰不然禮大夫士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與祭也次于異宫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

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未繹則猶未既
也大夫士不可以狥其私君可以狥其臣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以為去籥之示變不如不繹之為愈也癸酉有事于
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蓋叔弓在祭所籥入而
卒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
心神明已接不可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書
仲遂猶繹志禮之失也書叔弓去樂志禮之變也二

者不同

姜廷善曰尸者主也繹者繼也賔尸謂出主于太廟合享後歸主于本廟而繼昨日事行小祭之禮以安之爾非是以賔客之禮燕為尸者之謂也諸侯以大夫為尸則君當拜臣王父以孫為尸則父當拜子世寧有是理乎即如大夫為尸孫為尸當祭之日儼然坐于上而君若父者從下拜而獻之亦當有不安于其心况明日又拜祭焉可乎故知尸從木主之説是

也孟子弟為尸則誰敬亦謂弟捧主出廟之時爾非是弟真自為父祖尸也

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殷曰肜周曰繹

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

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葢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于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

戊子夫人嬴氏薨

王樵氏曰按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父與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之心必以哀姜不可入宗廟配其父而不敢明言故于成風生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既尊之以齊其父矣于其

歿也豈肯別立宮如仲子乎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雖僖公欲尊其母而實因哀姜義絕于廟故當時得生此義耳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而文帝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敬嬴見成風之事欲自附以為尊襄仲緣季友之迹欲自文以非賊豈知出妻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歸死母家非以義絕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既不與哀姜同而敬嬴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母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

王室不競中國無伯故得肆行而無忌耳按哀姜義與廟絶成風自當作配說以為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者非也

嬴氏公穀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葢交白狄以制赤狄也

高氏曰殽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

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白狄之會諸侯也

季氏曰白狄别為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吕相絶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令之神木縣雕令之雕川縣皆屬延安府葢延綏葭鄜諸州悉其地也

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舒蓼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還

夷狄相滅不書此書見楚莊之熾而中國失南藩病日棘矣

熊過氏曰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為五舒葢舒即羣舒羣舒即舒蓼舒庸舒鳩誤三為五也唐孔氏曰舒蓼二君名者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是

也今按武徳四年為蓼州領霍丘七年廢入壽盟會圖云在光州則俱中國南門趙子常以為東夷國則誤矣

姜廷善曰蓼先滅于楚者其地即今固始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旱無麻始用葛茀

敬嬴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胡傳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賔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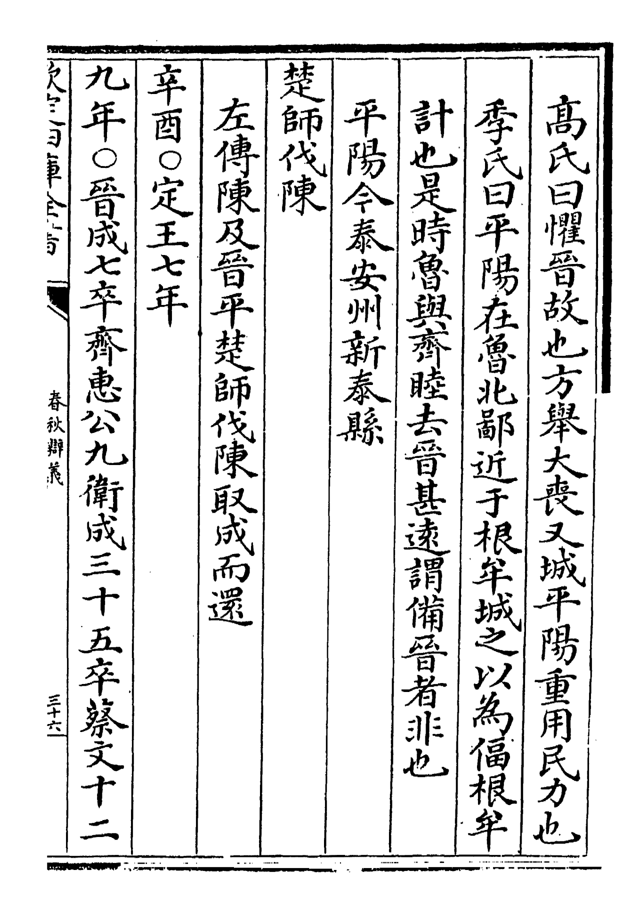
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溥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葢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葢譏之也

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然潦車載蓑笠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

熊過氏曰周禮遂人天子用六紼喪大記君葬用四紼蓋執紼凡五百人遣車七乘其物備其事嚴不可冒雨而葬也非謂不能如士喪禮漆車載蓑笠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則大夫以上葬為雨止矣然則禮葬不為雨止送葬不避塗潦固為庶人言耳孫明復譏無備誠有備也而雨甚渴葬將毋有慊于誠信乎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力也

季氏曰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為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去晉甚遠謂備晉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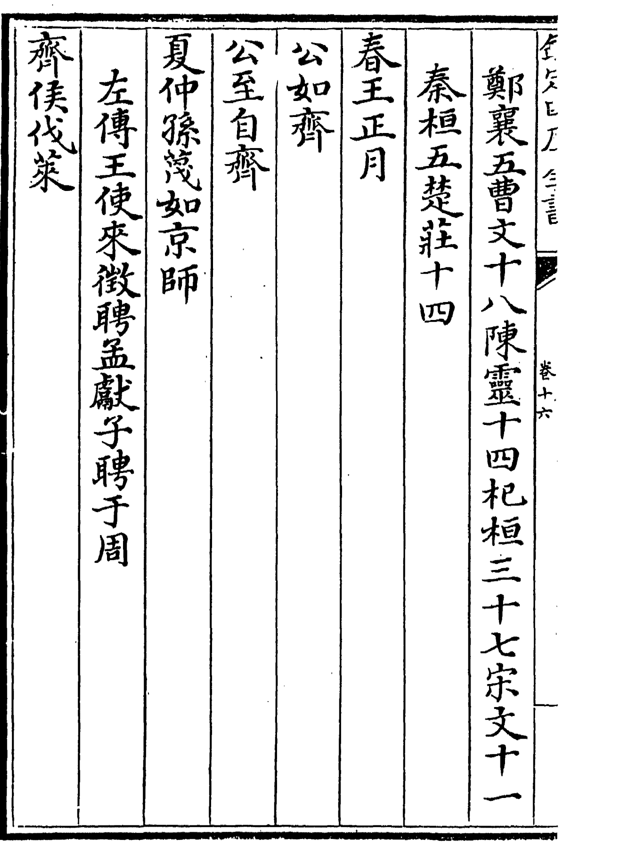
平陽今泰安州新泰縣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辛酉〇定王七年

九年〇晉成七卒齊惠公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



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

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

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根牟或謂齊取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義同或謂魯取汪氏曰諱滅書取與鄟邿同然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也魯取為長然則伐莒與取根牟當分作二事看

季氏曰根牟小國漢為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縣

嬴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其西境也顔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爲牟子國也則非矣葢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爲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逺矣魯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遥勢之所不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顔說悮也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别爲一國如小邾之于邾則不可知耳夫根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爲根牟魯東界琅琊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于陽

都之下載有牟臺之下故謂牟縣在此葢陽都屬瑯
瑯屬泰山汶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隷豈根
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為牟汶其東境入
陽都界者為牟縣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
沿及陽都之境爾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為都安丘則
又以隋嘗于此置牟山縣而誤也

八月滕子卒

不名者闕文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扈之會陳不與故伐之

熊過氏曰晉成黑壤服鄭扈以謀陳庶幾乎有志矣陳鄭連壤鄭居檜地在豫州方外之北陳在孟諸之西輮濤塗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必甚病是也

趙子常曰無將帥故書法與壯丘救徐不同事與襄元年韓厥異者在會諸侯皆以師屬林父伐陳而次

于扈以待之故晉侯卒于扈而師還

孔氏曰僖二十八年城濮宋齊秦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今按城濮之戰唯宋公不自將耳齊國歸父無為不親兵者時經未書大夫將雖將尊師衆但書師為左氏學者不知此義故謂稱師為將卑師衆也秦小子憖自書人彼

有筆削之旨此但史法亦不可并論也

扈在滎陽卷縣西北則鄭地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詹萊氏曰卒不言會會禮已畢也不書葬者魯恃齊不會也畧知之以公之數如齊而不會晉知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范氏曰魯以黒壤見止之故扈之會公獨不往晉衛之葬亦不書所以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

高忠憲曰衛成公自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事晉自伐沈之後諸侯之事無役不從國内以安皆用甯俞之效也

宋人圍滕

季氏曰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内有國亂外有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

之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王樵氏曰六年傳止云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而不詳厲役之事此云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則知前有闕文矣厲葢地名杜預謂取成于厲既成而鄭伯逃歸

楚子恨之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楚未得志七年鄭又及晉平會于黑壤故楚今年伐鄭不以黑壤興戎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也

灌甫曰楚人自三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又伐鄭晉皆不救至今年伐鄭郤缺雖帥師救之然卒不能救鄭固黨楚晉不之恤不得謂無罪也自是晉楚交伐

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寧儀行父二子以洩冶之諫請殺之公弗禁故書國國有大惡而不諫何以為臣洩冶之諫盡職也洩冶以諫死致命也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譏之也愛之也辟有二解一曰辟法也一曰辟邪也若以法為解則解曰邪辟之世不可立法但可晦迹以免禍若以邪為解則曰民已自多辟令又立其辟以成之其辟愈甚君臣衵衣相戲之事只宜隱諱而吾為明白言之是立其

辟也夫子此言葢矜乎有深悲焉或者不知而繆謂經名洩冶似有貶詞夫當國家昏亂之時人臣箝口結舌而吾復為宋子哀魯叔肸飄然以去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焉則國家將以何望朝廷養士謂何亦可痛也

洩公穀作泄

木訥趙氏曰薦圭璧于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為智乎

春秋辯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貽桂

春秋辯義卷十七

明　卓爾康　撰

宣公二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晉景公獳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弑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熊過氏曰歸不言來濟西稱我趙伯循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省文爾哀十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親授乎濟長不必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爾公羊言未絶于我非也趙企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西田非如公羊兄弟辭也

季氏曰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葢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旣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于齊則齊有之鄆近于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于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葢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于魯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熊過氏曰崔氏出奔穀梁子曰舉族而出之辭也胡子曰書崔氏以族奔也欒盈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劉原父曰春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

上介戰舉元帥雖有衆大夫不與焉者畧所徽也今何為區區崔氏之族夫劉氏可謂辯矣而猶未也使聖人果區區崔氏之族曰崔氏奔者盡崔氏之族也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者盡尹氏之一族乎即盡其族如先氏滅春秋亦止以先縠書之崔氏之奔安得舉其族乎公羊子謂譏世卿或曰世卿古制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禄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益譏不在世卿在專也是時權雖在高國杼雖弱年

未遽得政然崔出丁公至杼九世國之遠宗立君之際或有異同足揺人心而用事者懼其見逼故舉族逐之乎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則崔氏者杼乎曰左氏以為杼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葢篆文夭氏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據石經子夏傳古文為正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夭會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夭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于此謂崔杼以

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崔杼爲大夫距此二十年經于襄二十五年書崔杼弑君傳于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繾計杼爲大夫之時縱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與國政則奔衛之時杼尚襁褓安能有偪高國之勢而以族奔耶其爲崔夭無疑矣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宣公之事齊恭矣而莫甚于奔其喪其後則成公如晉奔齊侯之喪甚則襄公如楚且送其喪又甚則昭公吊少姜晉人不納魯道日以卑矣而其失自宣公始然宣公所以自屈于齊者繇其本之不正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蘇子繇曰靈公之惡甚矣其稱臣以弒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無道加其臣子臣子以弒報之而得不名是臣得仇君而子得仇父也故罪不及民者皆稱臣

子陳徵舒蔡般是也要之失民而後不稱臣子以民爲重也

六月宋師伐滕

趙子常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閔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也介于大國之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爲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圍其國中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然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于楚宋文圍滕而國

亦見圍于楚諸夏之無道夷狄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季氏曰齊惠公卒三月爾而葬太速者必以孝昭懿惠兄弟相及羣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于未逾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從楚晉不能競以徼者興師取成胡氏去之師二字直曰諸侯伐鄭而以不伸討賊之義稱人為貶誤矣討賊自討賊君臣之義也抑楚自抑楚内外之防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間齊也

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簒立而邾子首朝焉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

繹公作藪今鄒縣北嶧山下地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杜氏曰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左傳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不

書晉終不競于楚不足書也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癸亥〇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〇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

辰陵陳鄭服也

胡氏曰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夷狄之有君也

趙子常曰新城之後晉楚交爭陳鄭晉加兵于陳者二于鄭者四楚加兵于陳者二于鄭者五陳侯鄭伯既與楚子為辰陵之盟而陳侯即如晉鄭亦徼事于晉故楚子入陳明年圍鄭春秋書之以見中國無伯之禍至于如此而陳鄭之暫屈于楚非其心也陳氏

乃謂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伯也則反乎春秋之義矣

辰陵今陳州西華縣古長平縣

穀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笙之逐得非肇端于此歟

魯以伐邾之故恐齊以爲討遂從之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濟其從之也

戎狄在春秋爲患而狄尤甚齊桓伯業却戎有餘而攘狄不足于狄僅能却之而已僖公三十三年爲晉

襄之元年仗文之威敗狄于箕始一大創焉此後文公九年十年狄兩侵齊三十年閒狄固無大舉動也至是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傳載會于欑函蓋交白狄以制赤狄也故莊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識却戎之功成也僖三十三年書晉人敗狄于箕文公十一年書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識攘狄之功成也齊伯當世却戎而晉伯易世攘狄齊伯得獻戎捷而晉伯僅及狄會則盛衰難易之故可知矣

胡傳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楚子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陳

夏徵舒轘諸栗門

熊過氏曰左氏傳異經經先書殺後書入胡子曰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謂春秋而果有是乎趙匡曰經文皆以先後次第而書凡稱日以隔文者皆以明先後趙氏說是也當楚殺徵舒時實未嘗入陳如蔡人殺陳佗蔡非入陳而後得佗也謂聖人許楚而先書殺乎且楚怵孔寧行父之誘縣陳者其始謀姑假徵舒以為之辭也聖人何為遽以討賊與之又何

為特從末減乎稱人者衆辭殺不歸其君以正典刑也胡子又曰不稱取而書入雖與之可也夫入者未取也桓二年僖二十七年皆入杞不聞其能取也隱十一年魯及齊侯鄭伯入許鄭既有許地矣徒以許叔居許東偏則不言取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矣徒以八年歸邾子益則不言取此實入耳方入縣陳而申叔時之諫入實未成乎取何謂不稱取而與之乎

黄楚望曰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
却全未得旨盖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
聖人許人遷善故没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為文
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弑君賊今却先書殺
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
聖人于此實有所激縁齊桓晉文倶有正天下扶持
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之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
下之亂是以于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

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尋常侵伐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為善止遏亂畧之意所以為書法之妙也

陸氏曰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奚待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乎繇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于此呂氏曰楚人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

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按楚莊本欲縣陳固以申叔時之言而止然實以陳成公在晉恐晉率諸侯内其故君而陳人應之楚終不能有陳故不若以復封陳為名而非其本心也

鄒肇敏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此條經傳互異胡氏遂以能討賊與楚子然經明書丁亥入陳在殺夏徵舒之下豈聖人與其能討賊而故遷日以就之乎按詩云株林株林野夫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國語曰民將築臺于夏氏然則夏氏之
邑蓋在國都外轘諸栗門非必國門也傳先言入陳
以株林亦陳境耳傳所書入入其境經所書入入其
都自當以經文為據楚望之說似乎與楚太過
董仲舒氏曰楚莊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
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
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
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嘗于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

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靈之所以稱人而討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胡傳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盜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

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庶幾乎

茅堂胡氏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

王樵氏曰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弑其君其賊易知也而孔寧儀行父之為賊難見也何則公告洩冶之故寧行父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然則躬殺洩冶者二

賊也徵舒之恥發于似女亦似君之言然則激自廄

之射者又二賊也平國既弑不他奔而奔楚葢志在

以陳餌楚而殺徵舒矣楚莊動于利而興師非申叔

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致胡公大姬幾不祀也又

二賊也使盡乎天討則二賊之誅不當在徵舒之後

而反納之楚莊之志可知矣

黄楚望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聖人所重在存國

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存亡繼

絕樂與人為善者若以為貶雖未必不通然郤狹了
聖經也葢楚伐陳本以討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為
說今殺徵舒而郤縣陳則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
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
趙子常曰左傳載以諸侯討而戮之孔氏曰經無諸
侯而云以諸侯討之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
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
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

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爾今按謂楚不告非人情

也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

晉

甲子〇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〇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

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

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宫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鄭與陳皆服楚盟于辰陵矣口血未乾楚先叛盟入陳而欲縣之若以為討于少西氏然師師入國不曰

利之其誰信之陳鄭一體也旣已縣陳鄭安得不生貳心其徼事晉無怪也楚不自反而又肆其虐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不太暴乎王樵氏曰滅不言入陳常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此聖人義存中國不使楚人盡其虐滿其辭之徼意也若曰與其能有討于少西故末減其憑陵之罪而曰入曰圍則大乖聖人之意矣在陳猶可鄭則何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勿欲次于管以待之鄭皇戌請擊楚師欒武子曰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必從彘子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魏錡欲敗晉師請致師請戰而還趙旃求卿

未得請挑戰遂疾進師車馳卒奔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黄正憲氏曰按楚莊强暴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為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為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眎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手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况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

一始惑于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既壊于錡旃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于先縠哉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横行晉楚勝負之分從此决矣

季氏曰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為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為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潰

蕭者宋封蕭叔大心之邑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而遂滅蕭所以威宋也楚有事中國嘗自鄭及宋宋不能自固輕事伐陳以報蕭怨于是為明年之伐又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楚服陳鄭敗晉師于邲滅蕭以威宋其志不小于是為清丘之盟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勢實不競謀之無成故稱人以畧之左氏言卿不實其言不書特言一節耳

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今開州西南有清丘縣故城

此大夫同盟之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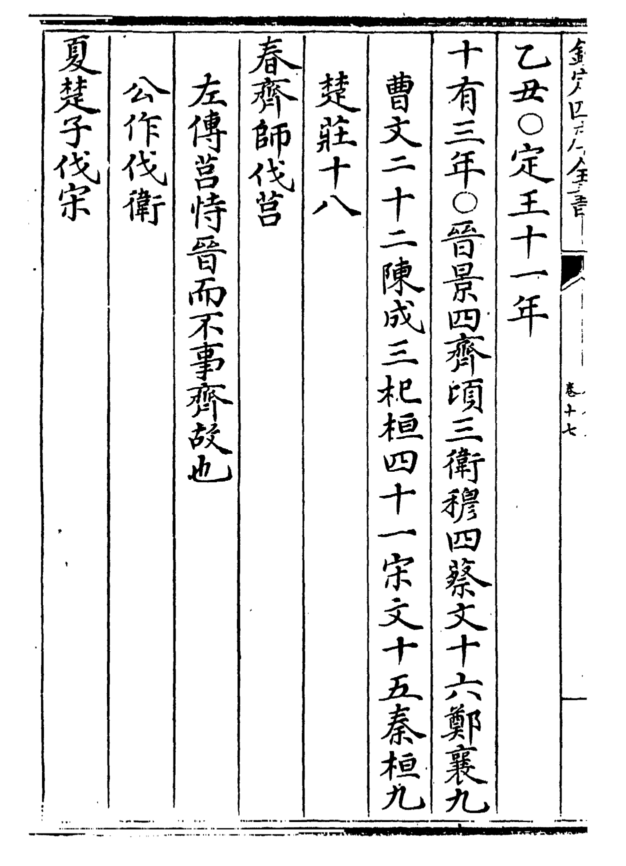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逹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高忠憲曰楚討陳亂而定其國陳之即楚未足責也宋不知自反而伐之書衛人救陳意在責宋也衛之背盟義自著矣

姜廷善曰衛之此舉恐以與宋同盟見討于楚而聊出單師以圖解塞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可見其

實非欲與宋為敵也孔達自謂巧于謀國而卒罹身禍如此季彭山以調停之術不得不然恐非然則宋之伐陳固失策而衛之救陳亦未為策之得也書衛救以責其叛盟意衛亦不得而辭胡文定說是第以為惡則過矣

楚入陳圍鄭非得宋不已蕭之滅已威宋矣宋不得不為爭先處强之計伐陳亦欲威楚意非不是非其任耳



乙丑○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

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秦桓九

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公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益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

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自是可圖天下楚豈能一日忘情于宋哉而去年宋又伐陳攻其與國

則楚有辭于伐矣

秋𧒂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邲之役當晉師至河時衆皆欲返獨先縠懼晉失伯奮欲濟師雖或失于觀釁亦以効武臣力士之忠耳況師據敖鄗地利已得若元帥審機應變諸將戮力

同心豈遂無致勝之理即不然林父果知無及于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堅壁清野違命者無赦中軍佐必不敢先濟而勝敗猶未分也乃惑于韓厥倉卒濟河輕信錡旓釀成大敗是林父者罪之魁而魏錡諸人皆不應末減者令獨致罪先縠何以服其心乎夫越椒將殺楚子莊王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晉乃不念先軫之舊勲而盡滅其族乎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赤狄伐晉及清經不載而

傳謂穀實召之此所謂欲加之罪者也穀召狄欲何為哉說者謂六卿爭強互相仇滅益近之矣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悦于晉而免稱國殺者君

之意也衛人以悅于晉而告于諸侯自稱君意國殺可也為衛君者別無同心禦敵為國自彊之法而殺一無罪以祈免累上何也孔莊叔歷事兩君不聞缺德當成公出奔時請成不許至執達以説晉令晉來討救陳又以罪自任其言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是亦不避艱險衛之良大夫也然究其情事達亦不得無罪陳方攝楚必折而入楚楚得陳鄭而又威宋中國之憂也宋人伐陳自闢大計孔達以先君約言救

之顧小信而失大義惜此一死矣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為邲故也

趙子常曰晉君將常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于諸侯未有甚于此時也景公為邲故伐鄭告于諸侯蒐焉而還則其得書何中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

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于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及宋宋人止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王樵氏曰是時楚已得陳鄭許蔡非得宋不已故滅

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宋服則齊魯可揺矣此楚圖中國之序也鄭在楚彀中未易旦夕爭是時急莫先于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于鄭而緩于救宋乃聽伯宗不及馬腹之言而止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之顛冥也胡氏以端本為說專一責宋夫宋伐陳固有啓釁之道然清丘之盟晉宋衛曹咸在

以同懼楚為志而相要以恤病討貳其策未為不善但諸侯不同心而遂敗此盟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預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觀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巳事齊之禮季氏

云將謀救宋宜其然乎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兵加宋魯常迎而會之昔楚執宋公以伐宋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

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葢宋紲而及魯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師宋城下宋舉國以當楚楚亦君臣共之華元專戰楚子督師故俱稱人

熊過氏曰或問宋楚之平華元紓情子反不欺及平而盟胥戒虞詐揆之人理幾于自反經乃稱人將如胡子貶二卿否穀梁有言平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上下欲之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

在下益自公羊發之趙匡申之胡氏循環斯旨以明
經義而令之言者無能改也夫弭兵之議宋楚之人
誰不樂者華元子反倡予和女釋然取平楚莊之强
忍而屈義宋國不亡楚迷遂復雖曰聖人明徵不計
功利而民之受賜嘗嘆微管之仁茍能紓難足稱仁
術即玆而言可明宋楚之平春秋所予益議于衰世
以解倒懸義固宜然也顧其君不能早謀所以息民
及其既成則不得不聽失君道矣戴溪趙鵬飛李廉

之倫並號推隱不以為非公羊安見吾欲問之然天下自是分南北之勢矣

袁仁氏曰傳記宋華元楚子反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其君不預知焉故不稱卿而稱人此說非也按楚築室反耕者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則華元之出承君命也非其君不與知也華元以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告曰吾軍亦

有七日之糧子反以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舍而止亦非其君不與知也觀楚子欲處而子反欲去則取必于上或有之謂其君不與知則過矣聖人不以信易食者寧使國人咸餓以死而卒不可懷詐以相與也春秋之世猶有華元子反王道之在人心蓋未盡泯哉然則曷為人之其臣謀之而其君聽之獨書其君則遺臣獨書其臣則遺君故書曰宋人及楚

人平主其臣而亦不遺君也曷不書宋及楚平而必曰人哉人者主華元子反也事起于華元子反而後其君從之故曰及

鍾伯敬曰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于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彀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

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吴吴請成范蠡提桴鼔應之曰余雖靦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

董仲舒氏曰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

秉對秉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令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灌甫曰春秋中狄為內患屢矣自晉魯兩敗而狄稍衰狄衰而赤狄復興三年侵齊四年又侵齊其勢漸及列國故晉景滅潞氏再滅甲氏繇是諸侯終春秋之世無赤狄患者孰謂非晉力耶說者以滅字生義

為貶晉過矣

春秋書滅赤狄以潞子嬰兒歸晉交白狄以制赤狄于是赤狄果孤遂有潞氏甲氏之滅此予晉攘狄之功也公羊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而董𫝊川因言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曰潞子之于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公羊之說必有所本顧于當日事勢不知何如然觀魏

太武金章宗却蹈此獘近日順義王後久為土司好餌中國物味撫賞中有糖纒蜜浸等菓亦畀異矣然待之久失禮也

潞氏今潞安府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不復交兵至是秦以晉敗績于楚又有事于狄乗其隙而伐之其曰人者或微者或畧詞未可知也

王札子殺毛伯召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主謀者王孫蘇何以不名葢首從不敵則書其首以從為不足治也聽其使令而已矣首從敵則書其從從者既罪而首不言可知也

左傳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黄正憲氏曰按無婁王䕀氏云即牟婁夫牟婁已為莒取齊魯方與莒為讎安得往會其地季氏私考云是袁婁之誤亦無的據漢書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婁亭考饒陽即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真定府之晉州春秋列傳圖齊與深相去不遠彼時無婁當是齊地耳魯素服齊齊雖不振魯未敢背故欲使歸父會楚子則先為穀之會今欲決意從晉則先使蔑

與高固會皆觀其强弱以為行止耳

熊過氏曰大夫非伯事而私會諸侯自十四年穀始

非國事而私相會自無婁始

無婁公作牟婁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胡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于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徹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

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

李氏曰稅畝之説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為什而取二此説似太過徐邈汪穀梁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仕勛亦從之然于去公田之解亦牽强而朱子集註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

說益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

從胡氏

熊過氏曰即徹田之法復貢法凶年取盈之政也貢

法若計畝取租徹若就田分稻耳左氏傳本不言什

取二杜元凱乃以為既取其公田又復稅其私田什

一其說本穀梁去公田履畝之說朱子亦主以解二

吾猶不足也哀公始用田賦二吾不足之對當在其

後宣但廢助為稅不復察其豐凶民將有被其害而

先王之惠政亡矣書曰初謹之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助法久廢難于卒變而論其施為緩急序當如此葢國中則兼併可稽豐凶易察野外貪污積弊情偽難知故助法之行以野為急而後徐議中國非謂國中無田終可不助滕地絶長補短可行井田故授田隨地不必皆方說者言助法必平地乃可畫野成井則田在山谷溪澗之間者夏既五十畝行貢法殷又改畫七十畝行助法周又改畫

百畝行徹法一一更置于溝塗畛域之間雖聖人亦
安能煩擾如此哉周之授田每夫必以百畝為率苟
有肥瘠則以不易一易再易法約歸于中而授之是
以約實之家定八家也徹之為通以一夫之田或有
病疾死喪不得盡力則同井侯疆之家通力以作而
田之分獲則各歸其主未嘗混而為一也殷之助以
力亦未嘗不同但人不講此義終至各治其私故名
助為徹以示所重在通耳若其所得之田則公私固

有定分曷嘗少異于助哉說者所謂周之徹法計畝均分殊不知孟子以通徹解初末以均收言也何則公私無别勤惰一施非分殊之理就如其說則通力之時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而農夫之獲又何得于上下五等之差耶法之中以其什一也貢法什一固得其常惟助法則必有各家私田合所得公田一分内所入界多一畝二十分五釐數屬畸零亦不害其為什一矣說者乃謂周之制公田百畝二十畝為

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是以十一分而助其一視貢為輕安得實皆什一耶五畝之宅就田斯可以治農業故田野之間必有閒曠草萊之地而八家聚廬焉市井之廛但為官府造作之處商賈懋遷之居而已曷嘗以處民哉說者乃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春則令民畢出于外冬則畢入于邑吾恐盡田邑之民必非邑市之所能容而死徙出鄉亦非農民之所便聖人何為而立此徒勞之法

哉故後儒習聞衰世變亂之事過信禮家迂腐之言
牽于見聞靡有定論至謂孟子自成一家而卒諉井
田于難曉矣然宣公税畝之田即先王助法之田也
有志于治何必舍税畝之田而别求先王之意乎
黄正憲氏曰按公羊傳曰税畝者履畝而税也穀梁
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
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孟子曰耕者
藉而不税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税畝耳若去公

田而于一井中均行什一之法所得與藉何殊又何以謂之二乎後世賦法日重皆是計畝起科則皆宣公之作俑也

冬螽生

胡傳始生曰螽既大曰蝝秋蝝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

趙子常曰凡螽生未為災本不書此為一歲再生紀異也使成蝝則亦不書螽生而又書蝝如哀十三年

十二月螽之例矣

畿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

軍且為大傅

夏成周宣榭火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郙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郙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高郵孫氏

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熊過氏曰成周者天子之東都也宣謂宣王榭者屋有東西廂無室謂之歇前也歇前者前無壁也胡氏謂廟則其制有室不得稱榭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不過講軍實然則榭是講武屋有明徵矣宣王内修外攘復會諸侯于東都車攻所謂駕言徂東者其事也其詩曰射夫既同當是于此榭行之公穀皆云藏樂器汪氏曰榭既無室何藏樂器乎

汪氏曰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雒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于漢東周末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雒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葢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

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詹莱氏曰來歸出也禮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宗廟社稷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人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亦有司官受之禮有之何以書志變倫也

冬大有年

己巳〇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〇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復事晉志同欲也穀梁謂之外楚蓋前年楚已得宋南方勢盛爲中國憂曹衛故背華即戎者翻然有中國之思晉爲是糾率而盟也邾本附庸令急于得衆故遂列會其同欲可見晉之伯業不至隕墜者賴此也此盟原自外楚齊侯獨不來又有笑躄之隙故齊使四子來高子之逃蓋以齊君不來恐其執也熊過氏曰胡子因傳言郤克憤齊執其大夫遂謂同謀

伐齊釋其憤怒夫徵會之始豈擬其見笑以啓釁哉此亦不詳傳故也葢斷道之盟原是外楚郤獻子徵會于齊受笑矮之辱請伐齊故齊使四子來高固聞之及歛盂逃歸至斷道之會辭齊人遂執晏弱蔡朝南郭偃三子則外楚者其本謀而伐齊者其近事也黄正憲氏曰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見笑不知左氏自創此説以為戰鞌張本耳但同盟謀楚實關天下大計而齊頃不躬與則四卿見執宜亦有之觀十六

年伐齊可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公母弟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母弟凡稱弟皆母弟

高忠憲曰公母弟也不稱公子不為卿也稱字賢也其賢之何宣弒而非之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非之而不去也兄弟無絕

道也情可以明親親義可以厲不軌以取貴乎春秋趙子嘗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肸公子也則其稱弟以卒何以公之喪其母弟舉其重者卒之也非大夫之卒此何以卒喪以大夫之禮也公以大夫之禮喪其弟則卒之記禮之變則曷為兼稱字録異恩也宣公以庶篡適于是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得為世卿以比桓莊之族也

郝仲輿曰叔肸宣公母弟初宣公篡立叔肸辭禄織

餍食至是卒書惜之說者謂書叔仲賜姓而世官也
書卒大夫也有如叔肸不仕亦氏亦卒大夫世官也
與哉人死不稱卒遇伯兄不稱叔季若何可凡世儒
說春秋迂誕類此
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肸之子叔老生叔弓叔弓生輒
與叔鞅輒生叔詣
庚午〇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〇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

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

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趙子嘗曰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于

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

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

至于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陳氏傅曰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左傳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
故懼而乞師于楚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杜氏曰弒者積漸
之事戕者卒暴之名穀梁傳戕猶殘也梲殺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

蜀之役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公孫歸父如晉

灌甫曰宣公篡立由公子遂請于齊故宣公事齊最

謹任遂最專以此齊魯自為一黨不與諸侯之交也

當是時晉雖主盟而鄭宋陳衛時服時叛豈楚之强能得諸侯亦以齊魯二十年不與中國之會約而盟主之勢孤矣及齊惠没宣公斷道之盟已改事晉已與歸父謀欲去三桓而宣公薨而歸父去不恃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高忠憲曰魯謹事齊斷道之盟始改事晉故始聘晉左氏謂歸父謀之于公欲以晉人去三桓則何以不謀于素厚之齊而遽請于新交之晉及為行父所逐

又何以不奔請去三桓之晉而又奔齊耶恐不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行父始與歸父同謀以成宣公之簒使齊納賂身為之役無所不至及君死未殯即發其惡而逐之視嗣君無如也季氏無君世濟其惡豈不行父為之首哉臧孫許陽怒而不力爭又代為去之姦臣之黨也夫此時季氏方盛公室未衰歸父欲為此謀誠驟然得果如其意使其國後日免于削弱亦達人謀國之先識也壇帷復命括髮三踊自是常禮士大夫所宜知經書自書遂直書其本末而義自見書法從容公羊

曰善辭亦是趙子常曰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

則君受其名過矣

筳公穀作牼

宣公列國本末

十年天子使王季來聘自是王靈益亡王聘不復錄矣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爭政也成周宣榭火

仲遂殺嫡立庶故厚事齊即位即為逆女季孫如齊納賂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經文數條而當時弒主結齊之惡一一畢照不待傳矣四年魯欲為郯平莒挾齊侯以為重莒人不肯伐莒取向則恃強而貪利矣是年公如齊五年公如齊齊挾制魯至

止公而為其臣娶叔姬故書之以志變晉侯之立也朝聘不行晉人止公于會以賂免故黒壤書會而不書盟九年公如齊是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如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四月齊惠公卒公如齊宣公事齊甚謹而莫甚于奔喪其後成公奔晉喪襄公送楚喪昭公弔少姜一觧不如一觧矣秋魯聞齊令公孫歸父伐邾取繹十一年歸父從齊伐莒十三年齊師伐莒宣公向不事晉又不事楚今齊惠公没頃公立楚子圍宋將揺魯矣

魯人恐十五年先會楚子于宋以求媚焉既會楚不可不事晉十七年公從晉盟于斷道魯復事晉矣公苦見制于三桓乃與歸父謀欲以晉人去之故如晉迨歸父歸而公沒其計已洩季文子借公行私宣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矣夫遂逐東門氏文子此計去仇專政結晉狡矣哉十五年初稅畝十八年公伐杞此後内不言君將而征伐在大夫矣

晉人二扈之盟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受

盟于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宋冬晉趙盾救陳又會宋伐鄭以報之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敗之大棘獲華元夏晉同宋衛侵鄭以報之九月晉靈公弒三年楚人侵鄭冬鄭穆公卒四年鄭靈公弒冬楚子伐鄭五年冬楚人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先是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說者以為是厲之役也楚子恨厲之役故伐鄭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子良憂之自是晉楚交伐

鄭矣十年晉楚皆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于是十一年楚陳鄭有辰陵之盟然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晉豈其無信亦不得已耳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遂與晉有邲之戰晉師敗績楚是以强楚既得陳鄭又伐蕭所以威宋也晉懼而與宋衛曹有清丘之盟然而宋人伐陳衛人救之是不討二也故楚子滅蕭而宋救之君子曰惟宋可免然歟晉討衛救陳故衛殺孔達以悅晉

而免十四年晉侯伐鄭楚子圍宋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楚已得宋南方勢盛晉為是糾率曹衛而為斷道之盟先是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于房郤克請伐齊斷道之會辭齊人而執其使晏弱蔡朝南郭偃說者謂晉伯業不至隕墜者賴有此耳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鄭襄公受盟于楚陳靈公受盟于晉元年楚子鄭人侵陳宋是年陳從宋晉會棐林伐鄭二年又同侵鄭五年陳及楚平六年趙盾同衛侵陳陳即楚也是為晉楚爭

陳之始七年楚滅舒蓼疆滑汭盟吳越而還中國失南藩而楚莊益熾矣八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會于扈陳侯不至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成公卒乃還十年夏徵舒弒其君而十一年楚陳鄭有辰陵之盟傳曰陳鄭服也使楚真有討逆之心斥陳侯于會數而執之一夫力耳何必入陳是冬楚入陳殺徵舒納二子向非申叔時之言陳其縣哉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子良爲質楚既得陳鄭又必得宋此天下之勢

也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而中國遂堅于從楚矣晉于是有斷道之盟

戎於宣公止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一事說者以為觀兵周疆窺王室然驅非族類不容鼾睡于卧榻亦快事也狄自文公十一年得臣敗後而狄分赤白矣宣公三年赤狄侵齊始見于經而赤狄盛四年赤狄侵齊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傳載晉及狄平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

函葢交白狄以制赤狄也于是赤狄果孤而十五年十六年潞氏甲氏盡殲矣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仍復黎氏地立黎侯而還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元年齊侯伐萊秋取根牟三年宋師圍曹九年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十年宋師伐滕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

元年邾子來朝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恐齊之見討也十一年魯從齊伐莒以悅之十三年齊師伐莒莒恃

晉而不事齊益邾莒近齊魯齊之所欲者莒也魯之所欲者邾也陵弱啓强而已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

十二年楚子滅蕭

十八年公伐杞

春秋辯義卷十七